此稿民國七年曾排印于京師
蘇君以吾用鉛活印三百部

劉韜怡重刊

24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答太歲太陰問

或問漢術分太歲太陰爲二太陰亦曰青龍而爾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云云後儒題曰歲名解者以爲歲陰者乃謂天幹爲陽地枝爲陰（歲字衍）太陰即歲陰歲陰即太歲後人何以能分爲二歟曰太歲實即歲星上古以歲星所次之辰紀年即攝提格云云也但歲星一年行一辰十二年一周天而其行也遲疾有留有逆有伏積一百四十有四年必超一辰不能與排定之紀年相應故愈差愈遠計歷千七百二十八年而超辰一周排定之之甲子則千七百四十年而於辰二十九周其第一千七百四十一年後之六十甲子當與歲星相應至一千八百年外又漸差漸遠及第一千八百七十二年而歲星又超一辰矣 其前不可得聞已考從太初元年劉逵

攝提格之歲是爲甲寅而漢志謂其年在丙子歲星在丑則與古以歲星所次之辰紀年者寅與丑差一算與漢志擬定紀年之辰亦子與丑差一算於是以擬定之辰强命爲太歲以取合于歲星所次之辰（如歲星在子則太歲在丑歲星在寅則太歲在亥）因以古之攝提格等强命爲太陰爲青龍而謂在太歲之前二辰（如太歲寅則歲陰辰太歲酉則歲陰亥）凡以求合於古之歲名（攝提格等）與當時擬定之年名（如丙子）及實測歲星所在之辰名（如星紀丑）使三者均不相悖故遷就而爲此至於今則又大不然按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以前以三統術推之率差三算至甲申年星超一辰遂令道光年間率差二算然差二算者恰以三統之太歲當太陰以三統之

太陰當太歲則與實測歲星相準如今以道光十四年甲午爲厤元其年歲星在酉則太歲當在辰而太陰當在午若依三統之太陰紀年曰道光甲午紀年（不云閼逢敦牂）依三統之太歲紀歲曰太歲柔兆執徐（不云丙辰）以歲星所在紀星曰星在大梁則名實不參而今之時憲實似以太陰紀年也但繼自今六十年後而又不合治厤明時所以取諸革數從每年實測歲星以合於古合之紀年斯歷之萬禩而不變當直曰道光十有四年太歲在雍圍作噩星在大梁而已雖然當世之人乃毋笑其讀爾雅不熟也

夏小正補傳自序

堯典授時而後紀候之書小正爲古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史記夏本紀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小正汲冢紀年禹元年頒夏時于邦國稽厥謩勳宜列經典顧其篇僅具大戴禮記中而漢以後大戴不立學官書未尊顯古注闕如至宋傅子駿得關澮所藏本以校戴書乃取經與傳之錯廁混淆者釐而訂焉然斯傳之作疑出公羊穀梁二子手筆思表纖旨與春秋傳異曲同工實非延君饌著也知者大戴所存三十九篇皆述而不作不應獨釋小正且萬用入學傳脩今時大舍菜夫大舍菜禮秦漢寖

已不行所言今時宜謂春秋時矣余將奔隨而性嗜古小時讀黄琳轉本繼復閲近儒箸述擇善而從因心爲則手稿一冊以課家僮問業者見而善之遽爲授梓爰累數語于嵩覬博通之士者以裨補其闕失云

小爾雅通釋序

詁訓之書權輿爾雅自後小爾雅方言說文解字釋名廣雅繼之而小爾雅十三章寂古六藝之襟帶百氏之綱維也班志列孝經家隋志附論語類皆別為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而藝文類聚引作孔叢晁公武謂孔子古文見於孔鮒書今本朝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然孔叢一書不著前志殆魏晉人依託而摘取小爾雅入之其篇蓋出先秦故毛詩孔疏文選李注多所援引或偁小雅或偁小雅則省文也為之注者東晉李軌解見隋志宋宋咸注頗略近吾鄉宋翔鳳嘉定葛其仁均有疏證訓釋燦然全復取說郛本

緜眇閣本　堂策檻本　德鹿堂本　胡文煥

何鏜

吳永續百川
顧元慶文房
本

漢魏叢書本及金聲、丁孔叢子、郎奎、金五雅、陳趙、鵠宗、程合刻、吳琯

格致叢書
古今逸史名本鈞穆異同審慎裁補誼要爰通釋取其約仍錄為一

會
說夂乎
百名家

卷以資互循覽焉元和朱駿聲

孔子三朝記序

昔朱子答張敬夫書云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梢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一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真是意味深長當升斯文朱子之所以能為大儒也孔子三朝記七篇具大戴禮中前四篇盧僕射已注後三篇僅太卜疏畧陰惟浩〻如何頗燈學段析抵訛而著述具有家法昭詳其犯紹莫為修

其人亦章句之陋以儒其業者也道士之疵羽良友鄭京序叙而梓之

陰居執國故千乘之設官之制也識用田賦故四代之改刑之明

也君弱臣強故虞戴臣之三常之祀也桓作宮室故詩志之享神

之節也郊社毫社小祥之禮喜之改也吳荷郊戰故用兵之禍

階之原也四者失政故少而之君臣之分也夫魯為望國而于春

秋桓公以弟而弒兄文姜以夫人而弒夫羽父慶父仲遂以臣而弒

主哀姜以臣而逆君文姜以妹而淫于兄哀姜以嫂而通于叔穆

姜以君母而報于臣悖亂極矣然而孔子曰魯一變至於道何也蓋

魯之亂在上而下之人心風俗猶尚近古故能而之善為教易耳

其後二百餘年周亡于秦秦漢相爭漢兵圍魯尚聞詩歌之聲則
周公之遺澤不能留于子孫而尚留于草野可知所以然者魯典籍具
存流風未歇韓宣子曰周禮在魯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而齊人請
魯之歌且曰惟其儒書為二國憂也孔子與記述國之大綱小紀
燦然具已是不備惜乎子夏凌遲之莫補綴為儒書之傳後也耳

刻參同契序

參同契者東漢上虞魏伯陽所譔也書成密示青州從事徐景休景休爲之注至桓帝時授同郡淳于叔通乃行于世昔叔重著說文解字於易字注引祕書說日月爲易蓋契下篇之語時書未行故謂之祕許君博采通人伯陽亦其一矣其書理誼奧衍文辭賅瞻音均雅古假周易爲論說而非援易取人倫以罕譬而非導淫舉納音以絕名而非遁甲也陳處道剛懿一歸于正洵抱朴希夷之祖典而空同苦物之流學者深造自得之豁然與道大道逈非異端邪而爲教也第其書自後蜀永康道士彭曉妄分九十章割裂本經閑廁辭箋注散

至友紀綴疑誤改文其目誤參同契明鏡訣一卷今亦不傳後儒大氐（如隨雲霧中）
依援彭本而復如有異同（而其間）先子晚年作考異一書亦謂疑晦未祛夫
欲甄理古書於千餘年後誠自容易別今距宋子又五六百年乎余
老而篤道喜讀其文病其本之不傳積久搜訪之一而雜記篇雖沿溯之歲
偶檢舊篋得先君手鈔（古）之本如獲明寶先見子朱子（中歲）進學道歷力年所
所録（珍秘）道書不翅數十百卷全少壯實踐置面究心（未）不者有此（幸）善本含
辛閲而得之知即通志藝文所載陰陽統略周易參同契三卷徐從
事注其十篇即所載參同契三相類數付陽敘者也（一卷未刊今未見）按參者三也天
地人三才也同者合也契者大凡也言人身與天地二而一此書

約舉其要取也三即參也相類亦即同也易貫文可[illegible]魏君自叙
委時四句隱魏字魏从鬼委也化形四句隱伯字伯从人白也陳敷
四句隱陽字陽从阜昜也柯葉二句隱牒字牒从片枼也牒即札札也
即契也末四云句吉人乘真真者僊人安形而登天也古文作眞今誤作
負也安穩寧長生寧去所依據也古多借隱今俗作穩也此八字者以身
教也歸鄉者也迷離宿胸懷莫剖決幸睹手澤昭若發矇不敢私衷為枕
中祕亟出授梓公之世云

朱氏支譜序

吴郡朱氏漢晉間爲望族陸士衡詩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所謂四姓朱張顧陸是也吾家自敬明封光祿思親公逮于駿可紀者才九世九世而上闕焉莫致駿父岩峰府君捜羅他邑宗譜至十數覯先世之傳有以聯綴貫徹而下而迄不可得謹按古皇朱襄氏游遠難稽與朱之一也帝軒轅至曹安八世曹安至春秋邾子克十二世克至鴻十五世國滅去邑氏朱徙郡與朱之二也五代史梁高祖爲舜臣朱虎後則左傳朱毛疑其商與朱之三也東觀漢記云宋微子之後以國爲氏宋滅奔碭易宋爲朱後遷南陽之宛爲東漢朱祐朱暉

所自出此朱之四也通志氏族略朱有沛國丹陽永城吳郡錢塘義陽太康河南八望而郡名世姓氏辯證沛國之派又自有丹陽義陽太康永城四望駁致朱襄朱虎及漢朱暉皆與吾宗沛國不涉吾宗蓋自邾滅于楚子孫去邑為氏徙居泗水郡為漢沛郡之相縣今江蘇徐州府宿遷縣是數傳遷吳至漢武時買臣為會稽太守所謂富貴歸故鄉者以東漢之吳郡十三城西漢皆隸會稽故也又數傳至三國曰桓曰據桓領青州牧假節生異據為驃騎將軍生熊熊生宣宣後至隋曰子奢居蘇城飲馬橋仕唐為宏文館學士數世至唐末曰兹者生四子次曰瓊次曰承厚瓊之曾孫曰長文承厚之曾孫曰

昱三裔子分居崑山元有德潤者官征東儒學提舉其六世孫希周
明宏治進士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恭靖自崑仍徙蘇城吳
趨坊恭靖曾孫即吾祖封光祿思親公諱柏也駿聲為公九世孫近
獲觀樂圃先生支譜爰始前者統而不紊後者緒而可賡謹輯斯譜
以示來茲亦以成先君子博采旁搜汲汲未遑之志爾至徽國文公
嘗讀其裔譜有云茶院君自歙馬橋避居黃墩則亦子奢之派第原流
不可稽究族異時綜覈得實庶幾補綴云
按希周旁支未遷郡城者有天麟字遊初崇禎進士改翰林院編
脩甲申後唐王擢詹事順治四年永明王以禮部侍郎召之不至

明年擢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乃謁王旋辭位七年王在梧州再
召之奉命經略左右兩江土司明年四月從王之廣西病卒西坂
邨

古今韻準自序

音聲之遞變而遞轉也南北不同古今不同以今南北之不同又知古南北之亦不同故凡有韻之文隨其天籟自諧律呂古無韻書書易詩騷即韻書也自漢末魏初孫叔然撰爾雅音義作反語而高貴鄉公以爲怪厥後聲類肇于李登韻集踵于呂靜而字始爲韻韻譜成於沈約切韻誤于法言而聲始有四顧其書率皆不存存者北宋廣韻爲最古言韻者舍是别無適從矣然二百六韻雖仍唐孫愐述六朝之舊而字數增倍嘗曉以意屬辭竄實與唐韻大有出入況古韻乎廣韻三鍾恭字注云陸以恭蜙縱等入冬韻非也此以意屬辭竄之證迨至南宋劉淵新刊韻略謬并

為一百七韻而元陰氏韻府羣玉又妄去拯為一百六則微特盭乎
古韻且紊亂廣韻之部分欲由廣韻以上溯古音而并不可得豈非
千古之舉人哉（重悞以馳繆）夫虞書賡歌無平上周南芣苢無去入昔梁武帝聞
周捨天子聖哲之對迄未信用不為己見而唐元和後釋神珙之反
鈕圖舍利之字母三十守溫變為三十六凡末流之瑣事鎃析更無
論矣余既成說文通訓定聲一書版之以就正有道聰〻焉又慮一
百六韻之頒行四代著為功令諸應試排律所製必不能生今而反
古之道也乃復取今韻而權衡之就一韻中析為數類用韻者但取
一類之字相叶庶宜今宜古不謬是非命曰古今韻準篤代好學之

君子或有取于是焉

浙江圖書館藏

明嘉靖大禮説

明世宗以興獻王子入嗣大統於憲宗為庶孫於孝宗為從子於武宗為從弟此傳國之變也當是時據漢哀帝宋英宗為議者守經也然世宗非預養宮中興獻又祇生一子而欲別立益王子崇仁以後興獻而又非出於孝宗武宗在位之命勢必不行其以考興獻帝興獻為議者達權也然既考興獻因遂偁孝武為皇伯皇兄則孝宗三十餘年之天下一傳而竟斬其嗣情有不忍故楊廷和等欲偁興獻為皇叔迎興獻妃用王妃儀仗不由中門入所謂守經而不知達權愈爭則帝心愈不安矣而張璁等欲去興獻本生二字謂兩考並偁

則綱常紊而偁孝宗為伯亟謂行權而不知反經會爭則人心愈不
安矣然則若何而可曰今議者一子兩祧之禮行之者曰最為名正
言順武宗遺詔云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是顯以親弟視世宗同
父孝宗也不考孝宗是謂忍心害理興獻列之支子子有天下而假
他人之子為己子則真嗣反絶也不考興獻是謂貪利忘本故宜偁
宏治為皇考孝宗敬皇帝正德為皇兄武宗毅皇帝興獻為本生皇
考獻皇帝不偁宗斯尊尊親親兩不相悖矣又孔子偁舜之大孝曰
宗廟饗之宗廟者瞽瞍之廟是世宗別立禰廟于京師用文武備九
八止奉時享人情之至未為失也修興獻實錄奉母后謁廟以虞禮

浮文雖不必行亦尚非必不可行惟睿宗之稱世廟之號太廟之祔皆名實不當徒彰非禮至於祀天以興獻配則不通之尤者陳洸隨全何淵豐坊嚴嵩諸人皆鄙夫固不足數若夫大獄起而大禮定之一百八十臣均獲辠譴此楊廷和毛澄等無委曲之方世宗乏錫類之仁而其後張璁桂萼輩亦乏容人之量云

書說

孔子序書百篇自秦焚後亡者四十三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
汝方夏社疑至臣扈仲虺之誥明居徂后太甲三篇沃丁咸乂四篇
伊陟仲丁河亶甲祖乙說命三篇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微子之命
歸禾嘉禾蔡仲之命成王政將蒲姑周官賄息慎之命亳姑君陳康
王之誥君牙冏命是也餘五十七篇漢建武時又逸其一武成是也
至西晉永嘉之亂逸者又二十四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
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泰誓三篇旅
獒畢命是也亡逸凡七十篇僅存三十篇則堯典迄慎徽以下皋陶

謨逵帝曰來禹以下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
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
多方立政顧命逵王若曰以下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是也東晉
枚頤所獻僞本於真書三十篇中割堯典之半以當舜典割臯陶謨
之半以當益稷依馬鄭分顧命之半以當康王之誥是為三十三篇
而妄于秦焚久亡之書造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周官君陳君牙冏命十三篇於漢建武永嘉散逸之書造
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伊訓泰誓三篇武成旅獒畢
命十二篇故今五十八篇中凡真書三十三篇實三十篇僞書二十

五篇縱皆皇甫謐據摭他書所引依傍為之間有杜撰者也厥後蕭齊姚方興又造舜典首十二字隋之劉炫復造濬哲以下十六字則又作偽之末流重堅馳謬者矣皇甫謐帝王世紀王肅家語及孔叢論束晳汲冢紀年皆暗与晚書說合

亡書有殘章賸句見於典籍所引者如商書帝告見尚書大傳湯征見孟子史記仲虺之誥見左傳墨子荀子太甲見大學緇衣說命見學記文王世子坊記表記喪服四制論語楚語孟子墨子尸子雜疑呂覽史記潛夫論說苑周書[illegible]未見漢王莽傳蔡仲之命見左傳逸周書作雒周官見周禮注周禮疏引鄭志漢百官公卿表賈誼傳君陳見緇衣坊記春秋繁露君牙見緇衣而四十三篇之全文則漫

儒已目所未睹故從其存者惟伏生所授今文堯典舜典慎徽以下皐
謨益稷帝曰來禹以下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不分高宗肜日西伯戡黎
微子太誓不分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
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以下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
所謂二十九篇也其後又得孔壁真古文五十八篇以教今文增多二
十九篇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
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盤庚分爲中下二篇太誓分爲中下二篇
武成旅獒顧命分出康王之誥一篇畢命所謂五十八篇也其實止
多二十四篇蓋盤庚太誓顧命伏本咸有惟不析篇第耳且康王之

誥安之乃衛賈馬鄭乃於顧命分出當之書則實有多伏本二十三篇也但
此增多之真古文隆逮武間武成一篇又逸西晉永嘉之亂二十二
篇盡逸而太誓殘篇僅見史記周本紀中於是百篇之書祗存三十
矣

試依毛傳壞木壞瘣也調飢調朝也之例

凡例

一凡晚書不注但著其引用出處。一篇第仍依今本不以古目爲敘。一地名山水必注明本朝何省何縣。一注中某某某也某也上某爲假借下某爲假借字之例如尚上也高也之尚字借爲上字之例則高也餘仿此。一古注不專從鄭雖宋人說亦屢實求是從有材表。一篇之句間有見于古書所引者更章疑句說並合文或疑爲旁解以資勝之。一注中某某某也所謂稍者皆精注之誼如說祇盡也說本其引申之義則爲盡也稽計也狀攷匠也會質其引申之誼爲致而已

書明史後

前明一代之亡在任中涓英宗正統中王振掌司禮監上呼爲先生陷正人劉球薛瑄權傾中外其後土木之變將軍樊忠捶殺之族滅景帝景泰時曹吉祥監軍蒞都督迎復英宗後殺于謙天順五年謀反誅憲宗成化間汪直掌御馬監後掌西廠用事至十九年罷黜由佞人阿丑譎諫也武宗正德間劉瑾陷御史涂禎繼矯語下朝官三百餘人于獄惟大學士李東陽以模稜得全安化王寘鐇反乃伏法東陽殆自比陳平狄仁傑矣至熹宗天啓間魏忠賢掌東廠天下建生祠二十六所客氏封奉聖夫人楊漣劾其二十四大罪遇害並殺

魏大中熊廷弼左光斗繆昌期周宗建高攀龍周順昌李應昇黃尊
素周起元諸賢及信王立乃毀懷宗崇禎改元磔魏客屍而二年以
後外臣仍任用太監曹化淳張彝憲等然上嘗謂廷臣于國家大計
不言惟糾內臣又曰士大夫負國家朕不得已用之斯言也在亡國
諸臣其亦內媿于心也夫

孱山朱氏節孝祠記

婦之德恒而其變也節在易節之中孚曰若節貞凶仲翔謂二三變在兩離之交上作若蓋陰窮于上夫婦之道若也然其先曰安節亨其繇曰甘節吉則所謂貞婦人吉者雖變而不失其恒矣凶者其數而吉者其理不易之義也我 朝仁恩敷洽下逮嫠婦許天下各采其邑之孝貞節逾年例相符者錄學縣官上之大府聞于朝給帑總建一坊以旌若節於是窮檐蔀户凡生飲冰而殉化石者靡不景先僕赫怡然邀烏頭綽楔之榮於孱吉矣孱山朱氏者亭之枝野之望族也被旌者甲其都族人承瑋乃言于衆曰東漢桓榮有言先君五更

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令吾宗亦猶是矣顧宗祠支祠外節
孝祠焉無專祠曷以慰貞魂崇孝鐙宣 皇仁勵風化耶是後人之
責也父老咸韙之爰度地于叔和宗祠之東偏隙地而少陝隘族之
好義者捐所業拓之諸所營建則瑋一人肩其事在勉日鳩材庀工為堂
翼楹比屋翼間棟宇靚深黝堊如法不數月而蒇事焉瑋又輸田于
祠歲權其入為春秋享祀費族之人亦醵金為會埘之資以給自是
數百年貞靈遺爽始得循世次奉栗主以入俎豆馨香同牲醴罔缺俾
後之瞻仰肅拜于祠下者雖華顛毀齒猶得歷指其室而誦之曰某
氏淮陽陳婦之孝也某某之漆室魯女之貞也某某之白姬守墓之節也

某某趙姊摩軒之列也其富者懷清而貧者高行也其才者謝娶之
嚴肅而樸者畧妻之善哭也從一而終是謂吉德揚于王庭是謂吉
人盥而觀薦是謂吉禮不學之斯敬之敬之斯愛之慕之如是者不激
勸以恒其德者蓋亦罕矣是雖一姓之事然而表幽崇善激揚貞風
吾見他族雖以行者將名舉其清芬而揭虔其毖祀敦教化媺風俗
胥於此乎在然則爲之唱者可不謂賢歟其從子鈞于祠之落成也
諗於余並乞數語貞諸珉以示來裔余故家于吳上湖之與屏山同
族也因不辭而書其緣起如此若輸地之名字及各輸財如干則別
列于石云

家黄亭先生傳

先生朱氏名光宅字阜民又號黄亭徽州府黟縣人文公二十世孫也幼而敦敏喜讀温公綱鑑目數行下暇輒抵掌俑説纚纚千百言具有條貫學士大夫之能史者咸遜其精熟嘗謂諸子姪曰此千古得失之林也子孫雖愚多讀書達事理自不為非又嘗云兄弟同氣聯以和宗族一本待以厚朋友輔仁久以敬如此則持身涉世亦可無大過矣少隨父樸園公遷遝溪時事方凋敝或勸他圖先生正色曰人貴自立余父子辛苦備嘗肇服于茲食舊德力先疇之謂何而敢棄基况懷安者敗業廣在勤語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厥後家隆隆

起方古陶朱公是固其先仁厚之積實先生之才之行足以振興而光大之也爲人伉爽有大度而處事則縝密無間凡所綷畫悉洞中機要由其智識過倫翕然爲人望故有不言而人信之不動而人敬之者性孝友豈弟與人交不設城府又自逡遁退讓未嘗以術智爲能賈其身儒其行素所蓄積無大至如修黌序建考棚刱書院諸義舉赴之若渴其書邑志其他施槥瘞骴葺衢以利行出粟以拯饑遇事急人之急皇皇焉日夜唯恐不及又難更僕數也尤重問學一時根柢樸學之彥與夫詞章勝流至者皆與數晨夕文酒相娛或上下其議論則輒驚座僉謂先生固碩士而隱于市者兄弟三人先生長

季弟貢士軺讀書家居先生夙夜必偕相与討論今古規過奨善肫
〻然門内有至行卒之日集家人而諭以一言曰和无他語及私季
君每一追懷流涕不食曰天奪吾好兄弟吾亦從兄地下耳踰年果
卒時人惜之比之子猷子敬云然明經世之才也醇儒之行也通士
之學也先生兼之豈與夫孳〻錢刀仰取俛拾至于卑瑣齷齪而不
顧者可同年語哉其孫鏡嘗請于余曰族人重修支譜彫將竣某大
父庸之庸行邑之人習知某生晚不能得其軼事大懼先德之蔑以
詒後嗣也輯其有援依者僅如是〻亦可以傳乎余曰記有之先祖
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今吾子

之論撰質而覈不亦信乎詳而擇不亦明乎汲汲思永其先人不亦
仁乎其何不傳之有矧余宗奉國公後先生徽文公後昊推而上之
二公同祖唐宏文學士南子虔則與先生支派雖分淵源不異尤當
謹而述之乎鏡蓉所手事略頗有義法因刪潤為傳如右他生卒子
姓及

朝廷議叙俱載譜系中

駿聲曰余司訓黟學甫至即聞有耆君兩君子者一為西遞胡氏崑
泉一為屏山朱氏黃亭皆薄于財篤于行勇于為善而朱尤謹厚持
繩尺繼交其孫鏡蓉恂恂儒雅好讀書諸浮偽事屏抹為所當為者
陞任人事如其私卓然有祖君風則先生之厚澤盛德所以詒穀後

人者又豈有艾哉吾以其孫之賢卜之也

屏山朱氏重修支譜序

禮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大宗小宗之法亡於是世譜興焉譜所以維宗法之窮也故隋唐時官有圖譜局為專門之學宋以後乃家自為之譜學不講則族姓散無友紀幾何不骨肉而塗人之秦越而肺附之乎昔歐蘇識意放周官太宰九兩五宗校定譜圖始祖而下系五世為一圖以明五服之親第五世復列始祖之左下至九世為二圖以明九族之親由九世而循次列之皆五九相承以暨于無窮此善法也雖然統譜之作難矣世下苗裔散在四方者訪之非一人之力而他譜有異同者稽之又非

朝夕之事則勤而難成不若據小宗之足徵者家自為書畧于古而詳于今略于疏而詳于親世謂之支譜此亦善法也黟邑朱氏為文公後道光戊申之秋修葺世譜獨詳唐末茶院君一支以迄於茲奇娶卒葬而以書有子無子而以書遷徙遐邇而以書而且壟墓有圖事實有傳予讀而善之謂可由小宗以追大宗由大宗以溯鼻祖尊祖敬宗收族基于是矣抑余嘗謂譜之廢廢于貧且賤者十之三而廢于富且貴者十之七富者或恥其家世之微則攀援著姓而強附之貴者或恥微焉忘先世遺澤慮族之貧者覬覦其錙銖則惟恐遠之不速也夫富者既強附人之宗而貴者又思急遠其宗于是譜

雖存而實亡今屏山之成是譜也予姓名受一部藏于家部各有字識乃別編字號爲總冊書某號譜藏某裔庶諸初以備考覈則庶乎非吾宗者不得附是吾宗者不得遠無前言之弊可以永永傳示子孫法不尤盡善歟其族之人多有聲于庠規言矩步無忝名家子繼繩繩昌熾殆未有艾也又按朱於漢晉間爲吳郡望族至隋曰子奢者家蘇城歙馬橋仕唐宏文館學士數傳至宋大儒樂圃公諱長文余祖也今讀是譜謂自唐末自歙馬橋避亂徙歙篁墩則歙國亦宏文公之派第原流不可晰究云裔孫鏡蓉奉譜徵余一言因不辭而爲之序

屏山詩錄續集序

家集之編昉于趙宋三劉祖孫父子學行竝茂後之人拾其傳文勵存崖略而已宋末榮氏四隱之集高才亮節穆然見栗里遺風焉若詩歌之流播者段氏二妙則金人之清辭也許氏歎乃則元人之樂致也錢氏三華則明人之佳話也大氏一門之內文采風流輝暎後先具有足傳于世者屏山朱氏為晦翁裔孫辭章學問代有淵源多鉅人碩士伏海內雖潛德弗彰而流風餘韻於茲未墜嘉慶間賢裔吉中有詩錄之輯其叔謙山先生棻之以行仿史傳例不錄見存逮今又三十餘年其間殁者存者後來之秀者各有篇著彙之復裒然

成帙足以踵往哲而接前徽〔緒〕和盦舍人善承家學念篤宗親數年来
或錄之〔諸〕楹書或訪之〔諸〕蓬篋就名山之業成一家之言故家文獻蔚為
鉅觀佳士名篇綴於後勸余讀而循善者再謂兢兢抱殘守闕之至
意與夫孜孜敦本收族之盛心咸于斯乎在遂樂得而敘之

○朱質齋培文　桂林山房詩鈔序

桂林山房詩鈔者吾宗質齋茂才所自訂稾也君徽國文孫屏山居士生而早慧長乃益醇言成壇宇行束圭璧既耕道而獵德亦華春而實秋出其緒餘發為篇詠筆管在手綺思剛披落為霞錦繡其腸俊逸則凌雲有氣郁郁乎擇五際搴羣雅之才也方其壯志煙高激情風烈湖海之胷既拓江山之助尤多搖嶽凌洲驅雲唱月載幼公讀書精舍王子安作序名區泌濡黃公之灘匡廬庾勝之嶺曲江虞韶之石羊城越王之臺靡不恣厥遨遊挹其佳勝撫魚腸而虎趠攬馬首以龍驤邀馬驚風雨而泣鬼神燏三才而輝萬有矣若乃依人

王粲不無傖儜之詞失職崔駰容有牢騷之語時則退而綠野遠性
風疎家有青山澄懷雪潔廬鼇峰而講德席馬帳而橫經督之以其
文祿之以其藝惟夫過庭荀爽侍坐彭宣問字杜林受詩轅固罔弗
資其規銀倚以彫鎪織雲錦而下濯睢川酌天漿而旁滋神瀵呈文
季和師表汪如千頃之中有道人倫渺若重霄之上也謝光祿之明
月門會禮賓王子敬之寒氊家祇舊物惟以著書為事益多歌詩自
娛時擁被以尋章或當筵而染翰古製則捐夫贋鼎新辭亦棄其長
域逸致神禫雅音遒囊綴令楊子雲悔其少作枚少孺間有蕪俳詞匪
復抽祕騁妍不嫌斷錦謝華啟秀詎廢碎金僕仰謝士安作敘之能

俛慚敬禮定文之託嬃婆鵠髮笑結習之未忘卓犖鴻編擬秋康之
先導既訢雒誦輒綴駢言

朱謹山鍾羣玉山堂文集序

自明以來專以八股取士而古文之學衰所孑孑乎賴以不墜者有數大家數十名家維持之猶不爲秦漢之文而于唐宋則已庶幾余謂文者古人以陳謨矢訓扶氣類明志節宏道而敎俗非直以言辭爲工也務篆組薈蕞儷青媲白之長斲斲焉從事于所亡用以取悅庸衆人之耳目志於道者識鄙而屑之余可謂古野到官時摯焉堂階下即知吾宗有謹山先生者讀書負奇氣以古文自喜茲根不及見其人今讀其集于後至乎唐宋八家于律之疾徐抗墜之處不中節而所論著則皆有關世道人心之言其志度淵遠才氣宏放文體之

煜煜揚精騰光，首不可遏抑之勢，信乎所學有本，非競為浮詞剿說
者所同年語也。谯山以名孝廉偃蹇伏處，不獲出其有用之學表見
于功業，而往往見之著述，遺編傳之其人，且又若存若亡於宇宙之間，
亦可慨已。雖然，自古富貴而名湮滅者多，惟博聞績學之士垂論著以
示來禩，雖殘膏賸馥，異代尚見其永久。文節傳文集，憾予其篇章
而藏稿將授手民，會齋鶴嘉谯山之有後，庶不至湮沒無傳也。
爰因其請而為之序。歲逢辛亥紀元太歲昭陽作噩星在鳥
帑且月某撰

朱晉康樂道山房記

家饒贏食人築南谿別墅既成復於咸豐紀元之歲因其中隙地構室三楹顏曰樂道山房而屬余為之記余曰修先王之術若古人之義諷誦詩書者家家言此東方朔之樂道也恬于勢利求文章成名於後世此楊子雲之樂道也凡人各有其性情而所以自樂其性情者各有所寄世俗以錦繡珠玉狗馬聲妓好為可樂而汩沒其性情實則別自有其性情謂可樂者舍是無他道耳君讀書好古存心利物家素封而鄙夷庸著驕財之事不屑之以為豪已於世俗之樂尤去之若將浼焉故其行能駿駿乎莊葉所云君子之富矣

夫順理而不失之謂道環流之不備之謂道是故寓其象於山水山水亦道也寓其象於翰墨翰墨皆道也寓其象於先圖君書先圖君書則無非道也記曰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又曰小人樂得其欲君子樂得其道循是名也書也有同乎東方楊氏所樂以上篋於古書匯滿之大道者願以余之為壽驗也

書董文敏臨米南宮天馬賦殘卷後

思翁嘗云三十年前參米書在無一實筆又云臨書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頭目手足當觀其舉止笑語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言目擊而道存也此卷為翁醉筆色莊刻畫而神觀飛越真所謂橫風疾雨不可端倪者吾家鉌盦士博雅嗜古書法逼晉偶見其蹟不啻飢渴之於飲食零縑斷楮未嘗忽而舍焉米顛有云神物爭存亡吾寧完毀斯賦殘缺殘剩匹如隨手之馬何九方歅者款段之不至英風頓盡非翰林子墨之幸而翁跋所云知我者與主人磬以示余展玩欲賞輒跋數言歸之

佩韋之室跋語

予于書獲鄆讙言歸春秋韋之是室為堂之後西夾縱方積八予故校中地也乾隆間為猿馬思啟者有之遂失其舊既而易主六十年於茲矣朱子晉康閔而咤焉遂以錢二百緡償若直復歸于學是舉也豈曰好行其德亦以媿世之見義不為徒以利為利者余性卞急遇小憤輒不能忍因弟子之請余顏斯室也師西門豹之意書以自箴時道光壬寅孟夏之月

胡伯臣文銓詩集序

拾遺供奉而外偁詩家正宗者必推王右丞同時雖韋孟儲岑未能或之先也其自題輞川詩曰當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説者謂畫者無聲之詩詩者有聲之畫其畫獨絶千古故其詩亦獨絶千古評其詩者或以秋水芙蕖倚風自笑或以上林春曉芳樹微烘余謂右丞尤通神理天機清妙脱然畦封如風篁之過也水月之印也香之於沈棧也果之於木瓜也酒之於建康也使人索之離即之間驟欲去焉而不可得殆空諸所有而又無所不有者矣伯臣廣文博雅嗜學兼精繪事間亦發於禪悦無塵俗若其胸臆有煙雲養其性情故其

為詩時近君丞不期形似而神或肖之夫世俗之詩句鍛字鍊徒事翦刻以取工於一篇一韻之間匹若緪弦于簧鞔革以木泠淪無以别其器摯曠不能定其音反不如巫師覡女婦人孺子之嗚嗚喁喁者猶赴節而類情以其詩雖謂之非其詩何也伯臣自有其詩不必求合于古人之詩而鮮不自然有合于古人之詩之意是豈隨響附影為姦聲之欆襍者可同日語乎抑史脩君丞閨门友悌多士推之伯臣於其同氣引擠推溫綽綽之有裕西堂春草草思往往形諸歌詠則其行誼亦於古人無少怍者余尤樂得其詩而敘之也

施秀亭文鍾詩集序

五言起而三百篇之詩亡八病興而十九首之詩又廢詩者中聲之所止也而豪匠之所司也規摹音節之末點竄字句之閒志之弗存詩將安附夫李杜揚鑣不必與建安合軌韓蘇主盟不必爲開元繼霸何則時勢遷者感發異境地判者性情移歷之清風盪空而川谷殊響元霜降夕而鏞落互答洪梁方笑不能爲騷懷憂已歎非堪作誦者也秀亭施君績斷絡貫長而益豪文雅英雄珠璣在手中年抱落而風雲之氣不損終歲牢愁而神襌之致自得因寄有託矢諸詠謌詎謂洪音所奏必合鱣魚之鏗鍧搆斯皇書與飈龍之作與若其

宛轉附物怊悵切情悵天地之寥廓抒性靈之真宰攬屈雄篇則士
衡積玉拾其雋語忘安石碎金綴使校郎中間有芸詞揭大夫悔其
少作正正復司契合章佩華衡實視世之衣冠優孟自附壇坫者真
贋之鼎致不侔矣儻承敬禮定文之託是元晏作序之能不敢論甘
而忌辛于益薪循川而至海他日凌雲之篇既奏華陽之集方成當看
金聲玉潤鼓吹休明揚鳳翽而徵雞林者豈一綸所得罄其彫采文
豈今日所可窮其庫奧哉談既卒業輒敘數言以贈焉

書東雅堂昌黎集後

余藏明季徐時泰東雅堂昌黎詩集者　本朝顧嗣立印章按宋寶慶時王伯大留耕氏取慶元間魏仲舉韓詩五百家注重訂集世音者彙琹之宋末廖瑩中文仿朱子離騷集注例刪去諸家姓氏自為一書亦頗多增益至明季東雅堂徐氏翻刻廖氏本而顧君復校定之為秀野草堂本重刻于康熙己卯之春此東雅堂殆其所藏原本歟

擬皇已求賢詔　壬寅七月

我韓定鼎以來至朕六傳罔有淫僻之主毒痛中國且蓄養士卒逮二百年計口授糧恩深澤久一旦有事何至忘國愛身寡廉尟恥見敵即潰遂張妖氛若如今日此皆朕涼德薄祜靡示激發以至于斯若竟俛首外夷玷辱華夏則朕上無以答天地祖宗下何以對中原黎庶凡在死節之士亦必含恨九原社稷可殉豈不出此今內無匡弼俌翼之臣外乏智勇忠義之將機宜坐失朕實厚顏爾天下臣民泉破皇慶員等倘有能殄殲乃讎攘平梟逆伸天討而蘇民命者功成之後朕當裂土分封比古元侯以彰偉績布告海內朕不食言

擬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朱

臣聞治動天地則休徵之物應焉治隆化育則游豫之風暢焉是以崆峒訪道見大隗于具茨耕鑿興謠表民俗于康野誠以宅天衷立民極經業禩垂無窮也至於雲隨夏后龍躍于璿臺風逐周王八駿鳴于瑤水雖遐軌焉雄執未遂蒸黎之覽也我大齊誕膺寶命錫受宏圖天訓神符地合靈契龜麟獻其禎祥龍鳥昭其圖瑞革正宗命于劉有光握金鏡而海內無私館玉璽而宇中有主翁爰復感乎風雷日月建極係極道乎朗周孝傳元穹之心既居蒼玉之極有帰皇帝膺中上聖氣備四時制陰騭董規廣虞夏其君天下也

盛〻如神睟之如白蒼〻如春深〻如海將復見顯丕承用協謨烈
克儉克勤上府精詁嚴盛滿而弗居勞實肝而勵政識可謂推轉忱
一意意善蒐志氣識后事先儒英臣擇書宮臨國擇軍木標續歲問
要親膝申孝敬于龍閣稽古好賢奏文章于帝觀道術夏歷之賢規
出武周成之懿軌及從推恩及我布臣承遠同字敕萬藩本根之落
異族懷庸社落寡之則風雲龍虎發禮契而蒼舊草禮樂兵典參比
旦而且教顯扛鼎拔山之勇超群拔距之士出奇握籌之謀核器層
盾之俊雲蒸霞起星羅霧集加以經緯乾坤紫鏡宇宙年穀穩兵
甲銷息朝廷偏泰有鄉校並貫之臣州郡接術者謹其杜魯之吏

辛成均而諸学開総章以綜制書瑞牒于靈臺紀殊勳于宣室冠裳
濟々之國諸吏入朝慕徽擇航之人重譯畢貢金玉璧象之珍充于
廏郊仁壽休和之氣積于祇昊於是朱草生李毛髮醴泉流芝車出
諸丹霞之多慶嘉穗之年方將陟泰山而開盛蹤中州而相帝宅
定肆覲之儀于神岳訪后土之議于儒宗詢于以問俗觀風復暇
逸在矣于時日纏胃維月執青陸節當上巳時值暮春思封上靈趾
通葉物追媛之羽觴之美今春生之人之瑞爰適芳園肆茲禊飲詎
樓台而風色遠性青禊岸而楊柳垂之色鋒芳樺而桃華艷采湛勝席
背之士執戟前驅鳴珂鏘華之徒臣隨班後侍陪而風伯清塵雨師灑

道經錢阜ヽ嘗圖過石城ヽ古址帝幄高開龍車下陸峯披揮雲旗
粧炫日執金鏡而服流蘇玉鈴而環坐采桐華插萍萬蘭對鴨拾蘭
藥膏薇紛錯盈球洗浮追古帝于雲英行慶典于歲首太師陳遊
雅之詩舞人獻羽旄ヽ飾隱鬆氣而舞歌六合爰而章節所謂師之
謂ヽ稱ヽ皇ヽ甚矣客射舞高祺者觀者踊躍歡聲甚ヽ曳扶杖
矣歌樵歌聲音ヽ往廓角稱韶獻南山ヽ壽祝東海ヽ福慶國祚ヽ
茨曷歡皇圖ヽ般爰圖比飲鎬而非謗隱檟浴之來武暝斜日而帳羃
將於慶雲而展廣宴坐旅隱屈玉輦於歸者詠四壽會層於其製
雅什表揚盛德展應播休風四十有五人其詞云爾

記宋助教佚事

宋助教大樽仁和塘西鎮人詩名滿寰宇余耳熟之歲壬申內舅氏舒鐵雲先生自東游歸過之縱談因為説助教佚事初助教官宗師與舅氏善時以偉滿侯推選舅氏公車不第將南歸詣之別助教曰能少俟乎不文嘗借君旋耳聞之駭然叩之故不應再叩之泣然欲泣下少間屏左右曰吾習占筮書无弗驗明年三月敝廬有祝融災吾老母在堂恐有以避之耶姑漫應之比返舅氏僑寓烏戍距塘西百里音問稍闊踈來歲三月憶助教語遣伻偵之則所居成灰燼餘是奇之是年秋助教寓書舅氏謂一難平一難又作且歐不測將

于明年正月三日賠君于烏戍及期果往索酒食甚急徐曰吾無以
明夷之離〻為重火而夷于明離將及吾計惟吳郡包山可一避之
舅氏請從助教曰君方有三泖之遊行必不果從弟於某月日可會
于吳門都市中耳以其說不經笑之僮僕（亦）無不匿笑者助教故戲不
措意會松江太守鄭慕舅氏名齎書幣至適至乃拊掌大笑繇是益
重之後四月舅氏隨郡伯至蘇散步書肆中忽一人直前握其手舅
故短視諦視之則助教也復拊掌大笑時助教所居果復火物無一
存而人藉以免于是立談移晷謂之曰吾不復見子矣吾無他憾恨
不得送老母終言罷嗚咽舅以其夙有妙（神）契無以應也比舅氏以人

事畢迫卜居吳門金獅河畔書問梗塞殆十稔前歲試春官有同號生操浙音叩姓名畢即投地再拜曰父執也舅氏愕然轉叩之則助教公子新捷省試者也初助教愛西湖靈隱山水嘗寄宿于寺忽一日作書召其子晤曰人之有子本爲送終吾冥期已迫可速命棹祖母年邁勿令知之洎公子往則方與老僧奕爭一子公子固屏息不敢語助教亦似未嘗覺者局畢顧視謂公子曰後事備乎是時僧衆十數無不竊竊議或以爲笑之公子固心知其異即跪受命助教曰吾平生無昧心事汝當得科第至占筮書吾死後當焚棄恐累汝也吾詩自選五十篇後遇吾友舒鐵雲可索之序汝善事祖母及母吾

逝矣遂閉目端坐而化如解脫然至是公子為舅氏述之初助教偕舅氏出都每至逆旅必呼營妓共宿而禁舅氏不得共蓋又善導引術也

論曰昔裨竈言鄭當再火及期不驗豈擇術未盡歟抑古今人洵不相及也觀夫焚書戒子非有大過人者則自負神奇矣又聞某相國時助教謂其必令終後如言然則穿微知著為天下之至明者非斯人吾誰與歸

吳卿憐小傳

卿憐吳姓蘇郡小家子也眉目妍婿數歲教之歌便能為新聲及長韶秀出衆且嫺近體詩句時有虞山某中丞者方為浙東監司論事制府王亶望遂進之果得制府歡牀帷供具華縟世莫與比監司尤曲意下之每為見輒諂小夫人再揖而後敢語故數年之間游至遂又壓或曰卿憐力也卿憐既專制府寵又倚監司為外援寖至黷貨各月織孔雀毛為被實以香府又嘗為西湖遊侍婢數十人各曳霧縠望之者如神仙然會制府以貪敗授首西市卿憐仍歸監司時滿洲和相國珅用事朝士諂其門者多得顯秩監司方失憑藉欲陰結

相國飾卿憐為處子狀感設車仗詣都獻之果大獲愛幸如在制府時監司文者恃而不忍顧卿憐鬱鬱不自得又善病相國愛惜倍至每以隱事為卿憐告當是時後房佳麗不下百數色盡天下之色聲盡天下之聲而相國視之皆下隸卿憐文時為新詩以媚之值二十初度相國預告門下士外自督撫下每有厚獻而尚書侍郎素附相國者且親至為吳夫人捧卮有自平明至日昃鵠立俟者數輩股為之痠而卒不可見者後相國勢敗盡收繫請室邏卒入戶則卿憐方食燕窩未一箸也貲產籍沒相國賜盡婢妾星散諸附相國者咸得遷謫卿憐煢煢無依于是席卷私橐遁歸吳閶陸宅巷將求蒲團禮佛自懺夙孽會

某太守慕其姿仍挾之去

論曰制府抄籍時聞有見其繡床榜所卿須憐我之句予思之殆為卿憐發也相國眷暱等于制府而卿憐兩負之傳云女德無極婦怨無終信矣抑申公巫臣所謂不祥人也頗懾疑處高位者溺于聲色多懟(克)令終嗜欲(懷安縱欲)充塞于中(內)冒上營私于外(自作之孽彼)而媚寵以求福(福而得)禍者又何心哉初相國既敗卿憐為感事詩廿四首傳播人世云

記劍俠

古有劍俠吾未見其人也然紀籍所載班班可攷以余所聞某觀察事在筱近之初觀察頗廉介淡嗜欲每公退輒詣旁舍讀書一童子執役事漏三下始就内寢日以為常會中秋節近制府某需饋獻甚亟不則中傷之遂枉法得白金五百置書篋中時秋高夜静月色上窗觀察執卷咿唔意思少倦忽飄風入戶神骨皆竦則有滿妝處子飾墨紗幞頭衣粉紅綃衣當案而立觀察故讀書習知前古怪異事亦不驚愕惟呼外廂童子方囈囈作夢語遂迫視之則處子後復有一人赤髮深目鬚磔如蝟直前謂觀察曰公得枉法金盍壽余觀察

未應而處子手中出白丸摩弄盈決光若匹練觀察懼發篋示之盡

携置大袖中獰髮人謂觀察曰吾輩遊人間世殺人不濡縷以公廉

正未敢遽犯然不義之物非公橐中所宜有故來取之言已挾處子

升屋一縱逝觀察悟遂移疾歸稍〻言于人

論曰異哉劍俠之為也微觀察廉直素著其能免于匕首乎雖然制

府者黷貨名而不過問焉豈春秋責備賢者之義與又聞制府後以

墨敗而觀察獲保清譽則取償于俠者厚矣烏乎與其所以為俠也

僕者陳忠傳

陳忠吳人前明探花贈詹事陳文莊公仁錫僕也性嗜酒遇飲輒醉而勤練任事智力過人幼侍文莊讀書從旁竊窺口作呷唔聲遂教之讀資不慧而勤若過學人夏月毒汗被體蚊嚙膚不少倦也熹宗朝公始通籍時政歸（出）委鬼朝士多候其門公既名節自持而忠亦不屑與豪僕伍愈飲酒〻後輒取向所讀書隨意吟覽或倚柱長嘯或拊几痛哭公亦不之禁會朝廷賜忠賢鐵券公當艸詔（制）躊躇未有所定夜分秉燭危坐忠突至公前左持壺右握利刃公駭叱之忠曰主無恐奴欲請死于主耳色少定睨公笑曰主以魏公何如人也曰閹

也曰主自視何人也公未應忠投地大哭哭已取壺中酒傾滿自酌慷慨謂公曰奴少事主洎今日主遇奴厚主讀千古書出處進退宜燎然知奴不知魏公何如人竊見氣皷之高後必傾滅主今日艸制明日加秩便爲魏公私人魏公一旦敗主自視何如人也主遇奴厚奴不忍見主之敗請死主前以報主言訖涕泗交頤下遽操刃欲自剄公大悟起握其手曰止止吾從汝吾不艸制吾不艸制忠迺喜叩頭遂飲盡一壺酒公喟然歎曰仁錫男子也而智出臧獲下哉使忠不以戒仁錫仁錫不能聽忠言千秋萬載後謂仁錫何如人也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忠也今而後請第畜汝忠辭不獲其後竟与諸陳處焉

初公以忤旨放歸每宴集賓客必推忠于已上而述其言不置口云

論曰余從曾祖母陳文莊公後也嘗過其廬懷宗御書在焉未嘗不往復歎息想見其為人忠之事君子兩賢之士苟耽慕榮利則逆耳之言必不可入非文忠無以成文莊之名非文莊無以遂忠之志而世之奴顏婢膝嬰情好爵不畏清議者良足可愧也已

臨嘯閣詩餘自序

采明珠于海外挂席無風巢飛翠于樓中穿簾有月吹愁龍笛紅淚四死咽恨虹鐵青絲千結生而善病悟水部之前身長亦言情愛玉臺之新詠寫纏綿而盡致借拍散以流音種來優鉢之花春人易感踏徧兜羅之彩秋士多悲則有瑇瑁筵前玻瓈屏畔荃蘅香息妃央翡翠之幃薜苔期新瓔珞珊瑚之幕瑤粉傳犀玉麃佐者吹緱嶺之鶴笙桂旗颺碧奏秦臺之鳳管蘭袖翻紅非云有禮皆香固已無情不豔芳草浮波夕陽古道驪駒作唱假絲竹以崙情錦纜和牽賭瓊瑰以結佩一聲河滿千縷情絲三疊渭城兩行淚玉江文通一賦豈

其然乎李都尉教言誰能堪此東風起西月沈南畫閣散銀屏蝶夢不來寄相思兮千里證愁易化同前事于三生金鴨睡而桂炭消玉燒飛而蘭膏暈結簾不卷羅帷半張黃黃之一燈迢迢之孤漏寫怨嘗歸之艸識愁將離之花又如柳絮飛榆錢皺水不風而白波花無雨而還墜一百五日芳啼南陌煙寒二十四番艸引西池夢冷青衫而淚誰邀青眼之人紅粉無愁倩拍紅手之板物以時異情緣境遷菡萏開而紈扇捐涼梧桐落而銖衣兩兩仙人盤裡珠露聲沈王母簾邊玉波影落芙蓉泣露美人遲暮悲蟪蛄吟秋公子淒涼之賦此固寒賤錦字供我銷魂檀板銀箏同引詩腸對者也嗟乎一池皺水何

事千迴千疊亂雲傷心惟此即空即色遥參兜率之天非豔非哀小署惜華之字從此落花片片休繞徐陵何妨虛籍垂垂更題韓偓旗亭賭補待招畫壁復更象牙譜倚翻自撿靈芝九葉乙酉竹醉日惜華詞客書於臨嘯閣

策問

問論語章句學者傳而習之集注固宜恪遵舊文亦資參訂能養即扈養之養取材乃木材之材主貫(皮)非貫革之僞後素異受采之說猶形蓋闕原思條辭之莫可存皆為達詁永終乃吉祥之誼道莫非執一之解朱張未必人名齊存不生夏世吾與如吾與點詎是許詞忠未知清未知豈為虛字孝乎惟孝句讀難講學與其學先文非倒公冶之縲絏疑纆牽絆之衣求衣衍輕賢色即婦好婦容享神並援醴受醴大師未宜讀泰婦人何必非殷衰而不傷統言關雎之亂摯而不令嘗謂殺瓜之異之誄禱非作謚之哀辭銘筆乃餞客之牢禮仁者守

之所守何物問其行之所行何事至於宋儒以上者焉借人而顧邪
若雅之痛諾也於衆說歷以真詮夫理學勝而訓詁徵於章節為注
疏廢其讀經者之藪也有能博采而兼收其具著于篇

策問

問大學列冠義之前三加所以表著中庸次坊記之後亦但以教民論語誤日詩貫不傳中庸之問王知道孟子成于一手絕異外書之文說孝經並而義則炳乃日星說或判如河漢誠意以前章次古本不同衣錦而下引詩分節亦異古人固多謬錯簡簡不在其位皆是垂文互鄉之與其進之何為倒置有惡之下訕上因子張而衍流問津之行以告沂丈人而增字虞仲偕周章之弟僭冊本益穆之文旗締亦雜包之辭互數乃通善之義專對疑為專封才人原是誘人凡其承杖罰非皆當質予來是正于六文七篇尤宜攷覈据校

猺按摩之謂按戕為侍衛之人文王代興王妍所注疑可按救勳日
芳才公善言哉須稽褐實博之為褐完夫子拜疑之即子叔諧述煞
之點書為近近雖之近書為心出唾之唾當為吐淒淸之淒當為諧
伐奄三年考妣三年成白埴宜連上上人棄之予卑棄之二字宜(當)讀
一音稅冤則斂藏之循義襲之同色取之意歡業為劝袗衣為珍顧夫
為悅少艾為外可磯為激不憎為過校人為鮫鏤我為敦敦弓為敦
畢郢為程猺猻校為鄭多賴為懶謨蓋為害而恆解牿亡為攪而始道
汙不至直言為諱而不辭借聲為異封而不告則為窆之天子不亮寓
為勍正心忘字之分戴蓋武念軒之義端原疾瀨類是鼻莖間

介豈謂僕並樂陶當從縣吏作黃爲弟州之長進爲鏡遂之據書田乃
畔零之田欲飯即澤手之飯夫布國不同于晦税容悦當不至如鄙
夫之他國之道盡心之篇非複乎天下乃綴嬴療之誼差優所傳
同朝四字爲句者爲衍書之一邑可疑大師非太師之官晉西乃曾子
之子爲夫子孫舊稱本孫子周官淮泗臣江不合于禹貢費薛之君
同小國代孟之説異史遷列諸書從吾子以訂屏經不當援他書以
疑孟子也者能留心請君其傳其于篇以顯卓識

養羖二字辨

說文解字第五下食部養供養也从食羊聲羖古文按羖从攴羊聲與養異字古文叚借通寫耳當以羖為正篆廣雅說詁一養使也即羖字之訓故从攴易說卦傳兌為妾為羊羊鄭本作陽訓女使虞本作羔亦訓女使謂舊讀羊已見上兌為羊此為再出小孔子言也駿按羔誤字當作恙陽恙皆羖字之同聲叚借書大誥民養其功弗救傳廝養也語人了臣僕翟義傳引作民長解誤也僕書儀禮既夕記養者皆齋疏男女禮記文養疾王世子齋玄而養注養疾檀弓左右就養有方注不可侵官左傳宣十二年傳廝役扈養注炊烹者曰養論語為政至于犬馬皆能有養注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也陽貨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疏語雖畜養非管子輕重乙五粟者有

孟子堅者非為養也注謂執蠶繭

韩非子内储説上七術監半因獨養屋之 又外储説右下家人有身老而自養者

伍養漢書陳餘傳有廝養卒兒寬傳常為弟子都養後漢書劉玄 公侍寵下養中郎將官者侍易以役養以上經史所用養字皆取敎字也又夏小正三月執養宫事傳執長也養日養夜同訓長非是凡養訓長者謂字之借為羕非養本字有長訓也

恕字銘爲朱鏡菴作

墨翟曰恕明也許慎曰恕仁也賈誼云以己量人爲恕李翱云以心度物爲恕是故三恕以端身述于王肅家語七恕以進善著于桓範新書所論宏矣吾宗伯鯀舍人寬平君子也其爲人無喜慍之氣無膠壹褊急之心無頗滑愷數刻察之言善服膺其指而能深于研說者既書一字識於座右復請余銘之銘曰

吾與吾敵自誣鏡有模人與人無異身陶一鈞勤術省筆我性皆平等一以貫三自反吾知免無訟壁思無斁室生白

振昌余君小傳

古歙余氏邑之望族也有篤行君子者諱慶元字曰振昌其世系具家乘不書之其行事君幼失怙事母夫人有至性嘗侍疾視湯藥潔廁牏衣不解帶者數十日常寢累月哭泣衰毀備物盡志人稱曰孝事其兄友恭無間言為人雅不櫛行止之篤中繩度然和易不設城府親故無長賤長少率歡愉相浹洽遇有緩急未嘗以不足辭而無纖毫德色也夫篤信任俠也嘗一再遇之而厚待焉臨別一散錢歲不相見過比子姪遇如君者可以風矣君輕貲好施嘗為予飢渴里閈稱為好長逸年治疆子例首指報効常修足遠服勞於州北

廣衛知治道之綿。鄉孤垸圍設船救生。以備不虞。歲修堤埝。鄰郡之季建河西橋。
以解塞路。今本邑書院考棚建設以來咸施棺槥。見義勇為不少
君其尤著者。城中南北通衢坡陁不平。君捐重貲以磚石
所資及億數千緡。工數年未竣而君卒。凡其有利於物者皆類是
君援例授職如同知。加二級。例封奉直大夫。道光二十六年。以其
應得議敘。貤封祖父母父母。而君旋于二十七年以疾卒。年四十
有六。無子。特以兄之次子為後。子官校官。其君在以肆力於校
知之而詳。謹述所聞于君族弟輝先生者而書其略如此。
朱駿聲曰。吾聞之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以吾觀余君生平所論所存

豈莊子所云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耶

吾人爲善惟日不足也。乃既使得與之年。而又壽其年。方今

詔舉孝廉方正之士。如是人行誼。應以應徵而不就。而君之意果。天

之報施善人。固如是耶。雖然。雖然。延擢科名者。登朝籍者。推孝封而

享大年者。晦名全人。而里之人稱嘖嘖之。稱君者置口。豈非一鄉之

善士。所謂殁而可祭於社者耶。噫。是亦足以傳已。

楊揚辨一　氏辨

楊氏始見於春秋傳楊食我戰國有楊朱從唐以來惟漢書楊雄傳寫揚從手旁說者云子雲好奇之過其氏特自標異與古者吹律知姓者有避讎避仇易姓者有以功以惡賜姓者莫之敢而自更氏族則未之前聞此其說非也雄反離騷曰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于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楊侯按雄自叙系出有周伯僑以支庶食采于晉之楊因氏焉周衰而楊氏或稱侯會韓魏趙興偪楊侯楊侯逃于楚按左氏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傳女齊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石經初刻楊字从木不誤是楊國滅于晉後為

羊舌肸采邑昭公二十八年傳僚安為楊氏大夫即其地也在今山西平陽府洪洞縣與僖公十一年傳楊拒泉皋伊洛之戎昭公二十二年傳劉子奔楊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者迥別叔向之子楊食我以邑為氏者也宋羅泌路史云宣王子尚父幽王封之為楊侯疑伯僑乃尚父之裔即春秋前滅于晉者雄敘載頗殊踳而其字則必非从手也後人從以子雲好奇又有雄氣他楊子書之語故傳寫都作楊貽謬至今嘗讀三國魏志陳思王傳裴注引魚豢典略楊德祖答植書云脩家子雲老不曉事豈德祖之氏亦嘗从手耶唐孔穎達尚書堯典疏楊稱楊子法言宋大中祥符之廣韻治平之集韻司馬光之

類篇字凡有姓者注皆云又姓楊注有而揚注無知北宋以前尚未
有从手之說矣夫楊揚皆形聲字誼別而音同論六書叚借之法如
鄭鄚之鄚國今作許心吕之吕侯或作甫遽數之不能終大氐皆非
成是相承不改故以楊揚為通寫尚屬沿誤以楊揚為殊族竟成杜
撰至宋鄭樵通志氏族略竟據俗書作楊（誤字）并春秋之楊食我與楊氏
大夫俱改作揚意欲皆古今氏楊者而盡揚之繆妄不已甚乎因黟
士胡文鍾得銅章一文曰楊雄私印徵詩于余既為作歌而復辨之
如此

復貴池拔貢陳信吾之瑞書 乙卯三月廿九日

捧誦手書並賜教大稿數種僕正避亂山中於風鶴驚惶之時獲觀通儒傑著詳審精深十讀醉心五體投地記前所筆次呈卦變考畧一書其自序以本書爲說證本書所列大易如日星 本朝毛西河仲氏易易小帖諸書亦多以方位爲說中所易無互義之情以思觀之均不逮先生之淵深精覈指先儒所未發乃真不朽之業也僕前有六十四卦經解八卷視之不啻塵羹土飯矣謹讀敘言深願附驥以傳惟以時遇道危覓端憂苦著書又值抱病無自握管不能成白字盡捐前精義已經默識若先將原書寫述一條心緒稍安當從誤就

呈政世孫孫栢教之要傳檢閲六字注内因許説未安已安右糾正

似正其意相合也

祈晴告示

為虔祈晴霽以重民依事照得小邨出耕全賴雨暘時若大田多
稼正期晒潤適逢茲當春夏之初連值霪霖之恒商羊頻舞名
雨滂沱罷大不可問豐雲密結觀芒抽以穎擢恠期已過用康年
旣蔭野而蝮濟每藏雲我田繹孝物念題民瘼異匡
神庥救護憑而快睛光天吐景曉不早迎霽霄日降播庚
三日外云之

浙江圖書館藏

孔方傳

孔方者其先銅山人也系出錢氏始祖曰金刀佐黃帝利天下在歷山佐夏禹有功在莊山事商湯善富國所至之地莫不享其利焉然善用之者王不善用者亡周成王時其子孫曰布爲九府門下客洎景王欲大用之錫名曰寶單穆公爭之不得然亦頗順于民及齊管仲取拘于棧臺者散之國中由是子孫不絶于世漢興有秦泉繼又有俞莢天下輕之至孝文有四朱是時多隱聚其族賈誼請下令禁止吳王濞輙私蓄焉鄧通亦羅致之由是出吳鄧門者遍天下武帝初用五朱咸以爲賤因擢之

上林苑三官元帝時貢禹欲盡撥之朝議勿是也王莽變
漢制始用契錯等有四品其後壯者中者幼者母者多至十六
旋而五朱微迨光武復用之桓靈而後品又襍蜀吳各有私
人肆錯旋踵魏明帝更用五朱晉因之故自漢至宋文四百餘
年代有廢興而五朱迄為其族至元帝渡江間用孫氏舊今早
興又有附沈充者號為沈郎宋武孝建時始封五朱以國號歷
南四朝北三朝不衰然微者耒子赤生單亦往往出焉至隋而
五朱族復盛唐乃置監于諸州權其輕重一用間通元宗時
從宰相請斥惡者億萬絶其後代宗而下禁聚童者死宋

京师諸州亦有監厥後撥戶廣收厥材此錢代之派也其子孫嘗自語曰吾受孔子式内方而外圓天下莫不重之有二品君者謂之曰即以孔方兄稱子重子者子以弟畜之若何應曰善名我固甚當遂自號為孔方兄云中山君毛錐者聞之怒曰銅山子臭世之蠲潔自愛者孰甘以兄事孔方往叱之曰尖頭奴惡得爾請與子論功可乎錐曰可處則深藏出則充堂富國強兵子孰與我錐曰不如麗刑余贖授爵余粥帛造福鑄祿子孰與我錐曰不如德者貶之聚者殲之潔者廉之子孰與我錐曰不如之三者皆出我下怒者何為錐曰夫八卦開天吾作庖犧六書造字吾

佐倉史冊宣積修吾佐孔子龍跳虎卧吾佐羲之鸞鳥鏘鳳鳴吾佐杜李模山範水吾佐荃甄自爾炫横于世鬱〻不得志者屢矣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爾為爾我為我爾焉能浼我哉孔方默〻然〻自是益嫉毛氏相傾軋毛氏輙不勝太史公曰錢氏依勢能富人能困人能貴人賤人莫之与京矣錐者故中書令穎子也其族陵夷衰微輙欲与角非識時務之俊傑已噫世無錢氏毛氏子其昌乎

四配十哲考

東漢以来惟闕里有孔子廟祀享其他郡縣皆于学校祀周公孔子周公為先聖南向孔子為先師西墉東向唐高祖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学立周孔廟太宗貞觀二年以周公配武王祀停祭于学升孔子為先聖仍東向顔子為先師配焉元魏齊王芳王始二年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配以顔淵实弟子配享之始四年始詔州縣皆立孔廟高宗總章元年贈顔子太子少師曾子太子少保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師太子太保並祀于廟元宗開元八年初定四科十人悉与享子改立侍為坐像曾子亦特為像坐亞之餘皆圖像于壁不祀二十

七年始定孔子南向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始令七十二賢倶祠
享宋神宗元豐七年始以孟子與顔子並配徽宗大觀二年始
始躋子思子從祀政和三年妄以王安石與顔孟並配理宗淳
祐元年黜之始以朱子從祀度宗咸淳三年始定顔曾思孟四
子配享廟殿皆正位西向北上升顓孫子于十哲殿中東西對列
國朝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稱先賢列十哲之次乾隆三年
升先賢有子列東哲匡之次為今之十二哲四配東西分列不知昉于何時俟考

釋鬼

無形与聲者鬼乎無形與聲惡知其為鬼有形与聲者鬼乎有形與聲惡知其為鬼謂無形聲耳晉侯之于二豎亦既見其形而聞其聲矣謂有形聲則胥天下而鬼之可乎昔倉史作書鬼夜哭阮瞻作無鬼論鬼至韓昌黎柳柳州夜坐談鬼鬼亦至。予謂彼所見非目也心也陰凝而鬼至鬼者吾身之陰氣也陽盛而鬼絕無鬼者吾身之陽氣也天地一鬼也月一鬼也日而夜天下一鬼也睡而夢我一鬼也何適而為鬼亦何適而非鬼若沾沾焉必欲窮其有無予將諭之曰子以為有則有矣子以

為無則無矣人有以懼鬼来告者作此解之